

日日春  
花开不息

虔 谦（美国）

爸爸现在住的这间房子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屋里装满大小书柜的书，也不是屋外远处的几栋华丽高楼，而是阳台上两盆常年花开不息的粉色日日春。

日日春花结构超级简单，只有一层，几瓣丝绸般的叶子环绕一点颜色略深的花心。这是世界呈现给我的第一朵花。无论是在老家，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加州，日日春花以各种色彩，牵动我几十年不变的记忆和乡心。

爷爷是惠安石匠，奶奶是惠安农女。虽是“粗人”，但他们终生爱花，特别是爷爷。不知是巧合还是爷爷刻意挑选，我9岁那年住进去的那栋平房，外面庭院的4个角分别有4棵植物：夜来香、色叶（一种叶子有混合颜色的观赏植物）、玫瑰和番石榴。搬进去没多久，爷爷便在天井里种了一株月季，并为它编了一个环形的竹篱。那月季的枝藤便按着爷爷的意愿往上攀爬，芬芳的月季花覆盖了天井的一角。月季花下，爷爷做了一张圆形的石头桌子（多年后我探访惠安，在崇武海滩上看到一夜一样的石桌），天气清爽的夜晚，爷爷就坐在石桌边月季下，喝着茶，扇着扇子，既赏月也赏花。

爷爷不满足于此，遂请人帮忙搬来两根石条，架在天井的另一端。两天之内，爷爷便把十多盆漂亮的花放在了石条上面。我记得并叫得出名字的有兰花、菊花、海棠、茉莉等等。为了搬石头，爷爷扭伤了腰，还落下了病根。我出国后，多次梦回天井，那两根石条，那些花……

和爷爷相比，奶奶比较简单知足，凡是爷爷添置的她都喜欢。家里的茉莉花白玉色泽，芳香无比，样子宛如微型牡丹。奶奶喜欢它的洁白和香气，时的时候会摘一朵别在耳边。兰花的高雅和淡淡幽香则别有一番魅力。此外，爷爷还会培植雕刻水仙花。我不知道石匠出身、会染衣服、会编竹器乃至后来专职补牙修的爷爷是从哪里学得的水仙栽培技术。他的耐心更是一流。他一手栽培出来的水仙，年年在老家阳台上花枝绰约，如同仙女临风。

和爷爷不同，奶奶对花是雅俗同赏。爷爷不大把日日春花放眼里，奶奶却亲手栽了好几株。这花好照顾，耐干旱，也不怕涝。一年四季，花期如春。在院子里花显得有些寥落的季节，日日春花便大显身手，格外抢眼。

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继承“花业”的是妈妈。爸爸和妈妈在繁重的搬家过程中，没忘记将几盆花带上。这些花就被妈妈养在公寓楼房外长长的环屋阳台上。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里，行动不便的妈妈一直照顾着那些花儿。妈妈崇尚简单，尤爱日日春。出国之前，她特意为我写了一首镶嵌着日日春花瓣的骊歌。

我出国不久后，妈妈就走了。离乡多年后我回家探亲，见不到祖父母，也见不到妈妈，只有那回形阳台上生命力顽强的日日春，伸展着长长的花枝，抖动着粉红色的花瓣。蓝空下我凝视着日日春，便看到了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身影，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神韵。

当年天井里石条上其他的花都已经凋零，或不知去向，唯有日日春，执著地在那里守候，守候着家，守候着我的回归，等待着和我分享孩提和家的温度。在国外这么多年，日日春花成了我记忆最实、感触最深的故土之花。久而久之，我们咫尺相依，也天涯衔接。日日春花，用它柔柔的穿透力，成了我生命里的DNA。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在这里他还看到了奶奶顾兰青的照片，心里一动，觉得和自己很像，尤其是大妹妹张俊英如果戴上军帽就更像了。

张俊友对陵园值班人员说，希望能和黄骅烈士的女儿黄鲁彬取得联系，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电话。

没想到，张俊友刚离开黄骅市没两天，黄鲁彬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先问是否姓张，再问张父收养的时间，又问有多少块银元，一番试探、交谈，一切都严丝合缝对上！隔着看不见的电波，双方泪飞如雨，泣不成声。七十多年的寻找和思念，苍天有眼，终于，终于在那一瞬间化为了圆满！

2019年4月3日，张俊友和姑姑黄鲁彬在黄骅见面，血浓于水，亲情的感应，血脉的力量，令一切陌生成消逝无形，似乎双方早就是家人一般熟稔。当晚张俊友就住在了姑姑家里，次日和姑姑一家到爷爷当年牺牲地大赵村祭拜，了解了爷爷牺牲的全过程。张俊友带着张俊友张俊友兄弟还有俊友儿子张松一起，到黄骅故里湖北省阳新县认祖归宗。随后，张俊友一家在平乡县所在地派出所的帮助下改回了黄姓。2020年2月，黄俊友当选为平乡县政协委员。

## 五

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我开车专程从石家庄来到邢台市平乡县南董庄。全部硬化的街道边上堆放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停放着不少小轿车。在以王月秀名字命名的“月秀胡同”，有张书振生活过的老宅院和二层小楼，显示着生活的富足。我由衷感慨，如果黄骅将军地下有知，看到他的子孙过上这样的幸福光景，定会含笑九泉，他当年为革命奋斗牺牲不就是为了千万人包括他的子孙过上好日子吗？

埋葬着张文起、王月秀和黄自威（张书振）、袁福花的两座坟莹在田野里隔路相望，翠绿的青草瓜蔓爬满坟头，一旁颇似黄菊花的洋姜开得灿烂，柳树柏树葱茏茂盛。两座坟莹都用石栏围起，墓前矗立着平乡县人民政府2019年农历十月立的深红色石碑，上端的红五星格外醒目亮眼。一个上书“革命老人 拥军模范”，一个镌刻“革命先烈遗孤”。在村支书张伟的陪同下，我打着雨伞踩着泥泞的土路，分别在两个墓前敬献了鲜花，深深地三鞠躬。

我在花店选的鲜花叫马蹄莲，因状如马蹄而得名，素洁，高贵，温馨，寓意怀念和敬爱。它一般在春天开花，却在秋天盛放了，算是迟开了吧。我心念一动，感觉到另含一层深意。

黄骅原名黄金山，1930年参加红军时，负责招兵的何长工见这个小伙子生龙活虎，就说：“你就像一匹骅骝骏马，将来一定驰骋疆场。我给你改个名字，就叫黄骅！”骅，即赤色的骏马，属于中华。

迟开的马蹄莲，终还是开了。它为黄骅而开，为黄骅一家而开，为那些驰骋疆场的先烈们而开，不仅开在原野，而且开在心底，永不衰朽，永葆馨香。



像完成一件工艺品，极有成就感。

采摘完毕，橘子一箩筐一箩筐地装上手拉车，我们尾随车后一直跟到永宁河澄江埠头。埠头上泊满了摇橹船，搬运工挑着担子忙碌地穿梭在埠头与船舱。船上橘子装得满满的，水快淹到舷帮了，船老人才摇摇橹开。木船一条连着一串，河面一浪赶着一浪。橹板划水的声音轻柔、舒缓，此起彼伏，犹如轻音乐，让人听得沉醉。几十条船，首尾相接，远远看去犹如一条龙舞动雄爪在澄江漫游。

岁月流逝，当初的“公房里”孩子已经两鬓斑白。“小伙伴”相约再回故地时，往事仿佛触手可及，而门前那一望无际的橘林已被一座座住宅塞得满满的。公房还在，却已破旧不堪，墙上青苔斑驳，刻画着雨浸风蚀的苍凉，但每一块青砖青瓦都承载着半个世纪的记忆，讲述着橘林里的那些故事。

## 迟开的马蹄莲

刘江滨



不少人知道河北沧州有一个黄骅市，却未必知道这座城市是以抗日英雄黄骅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6月时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的黄骅，在新青县大赵村开会时被叛徒杀害。1945年9月为纪念黄骅烈士，新青县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市。

英雄的事迹彪炳青史，英雄的身后事同样可歌可泣、荡气回肠。黄骅有一男两女3个孩子，儿子和大女儿寄养在百姓家，黄骅牺牲时小女儿尚未满月，后随母改嫁。1953年大女儿黄延冰在山东找到，可惜1955年就病逝了，年仅15岁。小女儿黄鲁彬在母亲临终前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后由刘姓改回黄姓，并于2012年由黄骅市政府安排举家迁至黄骅。2015年9月3日，黄鲁彬作为抗战英烈子女代表受邀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只有儿子黄自威一直下落不明，去向成谜。

有一天与朋友小聚，我的同乡、河北日报驻邢台站站站长王晨晨跟我说，你知道黄骅的儿子在哪里吗？就在咱们平乡！

闻此消息，不啻耳畔响了一声炸雷，令我震惊！一直下落不明的黄骅儿子不仅找到了，而且居然就在我老家！从时间和空间都似乎距我遥远的黄骅霎时拉近了距离。

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和在石家庄打工的黄骅长孙黄俊友见了面。这位当过兵、立过功的中年男人，五十多岁，身材高大挺拔，相貌俊朗，尤其是那一副眉毛，浓而密，黑而长，平添了几分英气。

话匣子一经打开，便如滔滔江水，穿过岁月的云烟，如泣如诉如歌如吟的往事在眼前铺展开来。

## 一

2015年的一个夏天，黄俊友——那时他还叫张俊友——开车去鸡泽县东三陵村给一个用户送冰箱，他在县城开着家电门市部。

用户在田里干活未归，用户家对面是村部，天太热，张俊友先到那里歇歇脚。进到屋里，看见桌子上有一张《人民日报》。闲着没事，张俊友附过身去看报。忽然，那篇怀念黄骅烈士文章中的照片强烈地吸住了他的目光，他的心中一颤，怎么这个人这么面熟，跟我父亲这么像！

黄骅，他只听说过沧州有一个黄骅市，第一次知道黄骅还是个人名。张俊友心跳如鼓，出了一身大汗。待和用户交接完毕，他顾不上吃饭，迫不及待开车直奔鸡泽县委组织部，在那里，他查到了这样关键的历史资料：“黄骅在东进途中，将孩子寄养在太行山脚下的一位百姓家中。”

黄骅烈士寄养过孩子，而父亲正是当年八路军寄养的孩子！至于“太行山脚下”，虽然自己的村庄——平乡县南董庄是平原，但往西离太行山也不是太远。莫非，黄骅就是一家人寻找多年的亲人？张俊友一夜无眠。

张俊友的女儿在网上查到了另外一个重要信息，2007年黄骅市一名老干部王新华找到了黄骅烈士的小女儿刘（黄）鲁彬，黄鲁彬也到黄骅市

认亲。黄骅市厚待英烈的后代，将黄鲁彬一家从杭州迁到黄骅，安排了工作、住房。

张俊友辗转获得王新华的电话，打过去，那边问：“你是不是姓张？”原来王新华已从有关档案里获知黄骅寄养孩子的家人姓张，但仍不知具体的县份。张俊友一听，眼泪夺眶而出，赶紧说：“是，是！”但深聊之下，一些年龄、年份等有关细节尚不能完全对上，此事暂时搁浅。

多少年来，张俊友为了寻找爷爷，走了多少烈士陵园，参观了多少纪念馆，搜寻了多少资料，都记不清了。但他坚信，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接近目标，自从看到黄骅烈士的照片起，那种血脉的亲近感、认同感时刻萦绕在心里。他对着天空说，爹，我一定替你找到父亲，找到我爷爷！

张俊友的父亲叫张书振，已于2010年去世。张俊友对父亲临终前的一刻刻骨铭心。父亲躺在床上，已无法说话，浑浊的眼睛一直睁着，似有无限心事要交代。张俊友是长子，太了解父亲，他说：“爹，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找老家啊？你放心吧，我一定找到！”父亲眼角默默淌下了两行泪。

要把这个孩子好好抚养，等有一天囫圇个（完好）交给人家爹娘。

张书振夫妇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尚在襁褓中。所以，张家抱养一个男孩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过分引人注目。为了让这个来历不明的男孩有一个合理的存在理由，王月秀绞尽了脑汁，并给孩子起名叫张书振。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群皇协军，把王月秀吊在树上毒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逼问她家男孩的来历，是不是八路军的孩子？王月秀咬紧牙关，一口咬定是自己亲生的。皇协军问不出结果，决定将王月秀带小孩一块枪毙。正在这危急关头，张素兰任皇协军队长的儿子一路鸣枪快马赶到，说这个孩子就是矜子亲生的，并喝令他们以后不许再找这个茬。实际上，张素兰儿子明里任伪职暗里为八路军做事。

张书振，原名黄自威，1937年12月4日出生于延安。1940年4月20日被黄骅夫妇寄养在平乡县南董庄农民张文起王月秀家中，后来，这一天就成了他的生日。

那时正是春天，麦苗蹿出老高。黄骅被上级从山西晋西支队调往鲁西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兼第三分区司令员，开辟敌后根据地。途经平乡县，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战争环境如此残酷，黄骅夫妇无奈将不满3岁的儿子就地托付给地下党寄养。接受这项任务的是我党地下交通员张素兰，南王庄人。她思前想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抱着黄自威和一个黄包袱来到她的娘家南董庄，把孩子郑重托付给哥哥张文起和嫂子王月秀，这是她最放心的人。她对哥嫂说，这个孩子是八路军首长的骨肉，你们要当成自家孩子养，而且绝对要保密，对外就是说商人的孩子。包袱里有20块大洋，是抚养费。王月秀对张素兰说，放心吧妹妹，俺就是舍了自己的命也

张书振经王月秀的精心抚育，还有村里多个党员家庭的关怀照顾，在平乡这块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他当过儿童团团长，18岁就担任村大队

张书振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生身父母是谁，留下终生遗憾。但是，他这一未了的心愿，儿子张俊友帮他完成了。

自从2015年在报纸上见到黄骅的照片，张俊友就打心里已经认定黄骅就是他父亲多年寻找的亲人。2019年大年初二，天空飘着雪花，张俊友在北京女儿家过年，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带着儿子张松冒雪直奔黄骅市烈士陵园。

张俊友在黄骅事迹陈列前沉浸流连：黄骅，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参加过长征，1943年在如今的黄骅市牺牲时仅32岁，2014年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

我们抑不住内心的兴奋，不断萌发私闯橘林的冲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岩的橘子非常“吃香”，产量位居全国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橘乡，全国闻名。生在橘乡，尤为自豪，无论在哪里，人们可能不知道台州，但必定知道黄岩。“黄岩蜜橘”响当当，天下人谁不晓得。

橘子的品种繁多，成熟期不同，口味也不同。最先挂枝的是早橘，早橘吃起来松软，有一股淡淡的芳香；无核橘，产量多、周期长，分早、中、晚三熟，橘肉水分充足，口感丰满醇厚，几乎雄霸整个橘天下；本地早吃起来最香，黄岩至今流传这样的俗语：“吃功本地早，讲功饭店嫂”，这是对本地早最好的褒奖；乳橘，也是我最喜欢吃到的橘子。橘肉细软，个小，皮薄光滑，看上去玲珑有致，握在手中，娇柔得让人不忍用手去剥。唐宋时期，乳橘作为朝廷贡品，被誉为天下第一果；朱红，顾名思义，从里到外都

## 橘子红了

陈 妮

朱朱红色。朱红香气馥郁，室内只要有人剥开朱红，房间里便清香四溢；最晚熟的便是慢橘了，个大皮粗，橘肉水分充足，存放的时间长。

从中秋到腊月，都是橘子收获的季节。每一次采摘，橘林一派忙碌的景象，男女老少齐上阵，摘橘的摘橘，装筐的装筐，搬运的搬运。我们也去凑个热闹，给树上采摘的人递个橘篓，把落在地上的橘子捡回橘篓，这样不仅能吃上一通，还能兜起衣襟带回一些。回家后，小伙伴们便挑几个大大的橘子，用针在橘子上戳成篮子的样子，剥掉多余的橘皮，小心地取出果肉，剩下镂空的橘皮便成了一个橘篮。“公房里”孩子人人都会做橘篮，但取橘肉可是个细工夫，稍不留意便会撕破橘皮，前功尽弃。男孩子没那份耐心，往往做到一半就泄了气跑开，而女孩则会做出很多花样来。在篮柄刺个花或把篮口雕成水波纹，托在手心，比一比，赛一赛，就

儿时的记忆总让人难忘。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家搬进了“公房里”。这是一幢青砖青瓦盖的两层楼房，里面住着十几户南下军人和地方干部。“公房里”坐落在城郊，周边被成片的橘林和农田环抱，除了不远处有几家农户，很少有外人出入。

那个年代，住公家造的房子，表明这家人是吃公家饭的。因此，我们这些孩子被那些农户羡慕地称为“公房里”孩子。

春天来了，田野里遍地黄花，含苞的橘花也披挂一树，一朵紧挨着一朵，娇羞地藏在郁绿的橘叶中。暖风细雨后，花苞绽放，一朵朵五瓣，尽情享受着雨水后的温情。黄昏，站在楼上放眼望去，橘林连绵不断，薄如轻纱的橘花开满了枝头，星星点点，在日落余晖映照下显得更加柔美。清幽、沉郁的花香，似远似近，飘洒回旋，沁人心脾。坐在窗前写作业的孩子们被阵阵清香撩得心痒痒的，丢下作业，偷偷溜进了橘林。

成片的橘林铺天盖地，一望无际。站在树下，微风吹过，橘枝摇曳着身姿，橘花随风飞舞，落下的花瓣暗香残留，与挂在枝头的橘花遥相呼应，使人宛若醉入了花的梦乡。